

策反對決

LEN DEIGHTON 著・趙敏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一五九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四九

策反對決
MEXICO SET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85

原 著：LEN DEIGHTON
譯 者：趙 敏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帳戶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芳·陳曼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林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李倩宜·姜思娜·謝瑤玲

主 編：余國芳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黃玲玲·李純慧

校 對：曹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八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

本書定價：新臺幣110元

策反對決

LEN DEIGHTON 著・趙敏譯



策反對決

LEN DEIGHTON 著・趙敏譯



當代名著精選 249

策反對決



MEXICO SET

LEN DEIGHTON

趙敏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柏尼·山森 (Bernard Samson)

——英國倫敦情報局第一線工作人員。

迪基·庫伊 (Dicky Cruyer)

——柏尼的直屬上司。

富蘭克·哈靈頓 (Frank Harrington)

——柏林站站長。

華納·福克曼 (Werner Volkman)

——柏尼之老友。

西拉·福克曼 (Zena Volkman)

——華納之妻。關鍵人物，交際手腕絕佳。

芬娜 (Fiona)

——柏尼之妻。背叛倫敦情報局。

艾瑞·史提斯 (Erich Stinnes)

——蘇俄KGB間諜。

第一章

『這些人哪，有的真是在找死！』迪基·庫伊一邊說着，一邊踩下煞車，以免撞上一個報僮。報僮在緩緩挪動的車陣間穿梭，臉上帶着歡愉的笑容，他輕快地兜售報紙，就如跳舞的人一般恣意又輕快。『六名人犯即將槍決』，報紙的大標題黑亮醒目。『法拉克茲有颶風來襲』。另外一份小報的第一版則整個被一張聖薩爾瓦多巷戰的照片盤據了。

時間已近傍晚，在大街上可以感覺到天色相當奇異，是那種暴風雨前的天色。在起義大道上，六線車道上的一排排車陣全都動彈不得。這時又有些報僮跑到路上來，另外還有一個賣花的女人，一個賣彩券的小孩，一捲捲彩券就像捲筒衛生紙一樣。

在車陣之間，有一個長相滿英俊的男人循序而進，他穿了件老舊的牛仔裝，和一件格子襯衫，身旁則跟了一個小女孩。這個男人手裏拿着一個可口可樂瓶，仰頭望向天空就牛飲起來。然後他直直站着，一動不動，像一尊銅像一樣。接着他的嘴裏噴出一大團火球。

『我的天！』迪基說道，『這可太危險了。』

『他就是靠這個活的。』我說，『以前我看過這種噴火的人。他們總是有人挑選交通最擁擠的時候來表演。』我打開車上的收音機，但是空中的電流在音樂聲中帶來了靜電雜音的干擾。那一年，那座城市相當燥熱，我打開車窗，一陣刺鼻的柴油廢氣味撲鼻而來，我只好關上窗。我伸手探探車上空調口，但送出來的風都是熱的。

那個吞火的人又仰天噴出一個巨大的火球。

『我是說對我們很危險。』迪基在解說，『對汽車裏的人很危險。像那麼大的火球，這些汽車上又是各種易燃物，你想想看。』天邊傳來一陣悶雷。『下雨就好了。』

我看看天空，壓得低低的烏雲周圍都鑲了道金邊。好大的太陽在這座城市無時不在的煙霧中，帶着紅亮的顏色，在一棟棟反映着餘暉的大廈間，顯得十分侷促。

『誰幫我們搞來這部車的？』我問道。一輛摩托車後堆着一箱箱啤酒，在車陣之間令人捏一把冷汗地開了過來，差一點就撞上那個賣花的女人。

『是個大使館的人。』迪基回道。他鬆開煞車，這輛滿大的雪佛蘭又往前開了幾呎，接着整個車陣又停頓下來。如果在美國，這輛剛出廠的汽車沒有人會多看兩眼。不過，墨西哥城却是一個專門供舊車來送終的地方。我們四周的汽車大多都是傷痕累累，鐵銹斑斑，另外有些則草率地用一些亮麗的顏色重新塗了一遍。『我一個朋友借給我的。』

『我應該想得出來。』我說

『通知他們得太急了。前天他們才知道我們要來，所以亨利·提普崔，就是來機場接我們的那個人把車借給了我。我在牛津就認識他，所以他賣了個大面子。』

『我倒希望你在牛津沒認識他，不然我們可以到赫茲租車公司租一輛還靈光的車子。』

『那怎麼辦……』迪基急躁地說，『幹嘛？把車開回去告訴他這部車還不夠看？』

我們看着那名吞火的人又吐出火球，跟在他身邊的小男孩則忙碌地由這個駕駛員跑到那個駕駛員，爲他爸爸的表演東收一個披索，西收一個披索。

迪基從他粗布外套有點破開的口袋裏掏出些墨西哥銅板給那小孩。迪基這套工作服已經褪色了，此外加上牛仔靴和那頭捲髮，在墨西哥城機場，讓驗證單位那名冷冰冰的女職員多看了他好幾眼。若不是他昂貴的行李箱上貼着頭等艙的標籤，還有從大使館來的講話像連珠砲的朋友，迪基免不了要被全身搜查一遍。

迪基·庫伊是個很特別的人，他混雜着學者的淡泊和商人的鑽營。不過，他有點不夠敏感，這往往可說是他最大的毛病。由於他對人、地及氣氛的感覺都非常遲鈍，因此往往沒法使人看出他是一個久經世故的人，反而像是個莽撞的小丑。話說回來，他這些毛病並不損及他的特色。

賣花女彎腰在擋風板敲敲，然後朝迪基揮揮手。他吼了一句：『發墨斯！』

那個女人懷裏捧着大把花朵，由車上幾乎看不見她面孔。她懷裏花朵樣式繁多，有結婚花，有情人花，也有送給太太的花。

車陣又開始動了，迪基又吼了句『發墨斯』，這時他的聲音更大了。

那個女人看到我伸手掏錢，就自動從比較便宜的金盞花和紫苑堆裏抽十來根長枝玫瑰。

『也許我們該買些花送華納的太太。』我說。

迪基不理我。『滾開！』他又朝老女人吼，車子往前衝，老女人趕忙跳開。

『怎麼了？迪基，你差點撞到她。』

『發墨斯！我告訴過她發墨斯。他們根本不該跑到路中央嘛！他們瘋啦？我講的話她都聽得懂啊！』

『發墨斯的意思是「好！來吧！」她以爲你想買些花哪！』

『在墨西哥，這句話也有滾開的意思。』迪基說道。他把車子又開得離前面那輛白色公共汽車後面一點的地方。公車上擠滿人和一箱箱番茄。被撞得斑駁的車身上，許多地方都沾到污泥——每年雨季時，車子開到鄉間就是這個德行。公車排氣管是剛用鐵絲綁上的。爲了使引擎散熱快，車身後的板子也拆掉。由於引擎的風扇聲轉變嘈雜，因此迪基不得不把音量提高。『發墨斯就是滾開。西部電影裏常這麼講。』

『她可能從沒看過啊！』我說。

『少噁嘛。仔細看你的地圖吧！』

『這個地圖有什麼好看！根本沒有細部街道，只有幾條大馬路。』

『我們找得到的，就在起義大道邊上。』

『你知道墨西哥城有多大嗎？起義大道差不多有三十五哩呢！』

『你看你那邊，我看我這邊。福克曼說就在市中心。』他冷哼一聲。『墨西哥城？這裏沒有人叫

墨西哥城。他們光講墨西哥。』

我沒有接腔。我把那張不少顏色的中市街圖放在一邊，然後抬頭望向車輛擁擠的市街。如果迪基的目的就是要跟在車陣裏擠一兩個小時，那他可得意了。

迪基說道：『「市中心附近」的意思應該就是在那根有金天使的柱子附近吧！起碼第一次來這裏的觀光客都會這麼想。而華納·福克曼和他太太西拉是第一次來，對不對？』

『華納說是來二度蜜月的？』

『跟西拉一起，我看一次蜜月就夠了。』迪基說。

『不但夠，還有剩。』我說。

迪基說道：『你那個華納假如把我們從倫敦找來擺一道的話，我可真會把他宰了。』

『你就當作是休個小假吧！』我說。我注意到華納已變成『我的』華納了。並且如果事情糟糕下去的話，會一直還是『我的』。

『對你來說當然是哪！』迪基道，『反正你沒什麼好担心的。等你回去的時候，只要上班就好了。可是你知道嗎？在我們那棟大樓裏，眼紅我工作的不下十來個。我這一出來，正好給布列特·蘭西一個接我工作的好機會，知道吧？』

『迪基，布列特怎麼可能接你工作？他是你的上司啊！』

車陣以每小時五英哩的速度移動。我們前面那輛公車尾，一個滿臉骯髒的小孩正好奇地看着迪基。他那肆無忌憚的眼光似乎讓迪基很不自在。

『布列特正在找一個適合他的工作。我的工作就很適合他。』迪基轉向我，『布列特過一陣子就沒事幹了。現在他主持那個委員會已經要結束了。大家早就在議論紛紛，看誰要換他的辦公室，誰要換他那個子高高，一頭金髮，穿着白運動衫的打字小姐。』

『你是說那個葛羅麗雅？』我說。

『哦？我沒聽說你去過那裏啊！』

『迪基，我們大家都是要彼此了解的。』

『那就好玩了。』迪基說，『布列特接我的工作以後，你就有罪受了。到時你會覺得在我手下做事跟度假一樣。我希望你了解這一點，老小子！』

以前我倒沒想到一帆風順的布列特有可能在打迪基的主意。不過迪基在辦公室權力這方面擁有博士學位，我準備相信他的話。

『這裏是紅粉區吧？』我說，『你爲什麼不進一家飯店停車以後，再搭計程車？』